

安固朱默齋文集

綠竹軒梓

一六念參先生鑒定

公欣

竹園類輯 卷

共 4 册 存 4 册 排架号 09685



序

余成進士初筮仕歲戊辰

宰浙之宣平是年學博訓

導余子溜以計典去越明

平章安

朱公來



除是官挾一子一力祝事余  
得以交公、年已登七十矣  
鬢蒼、視茫、步履亦微艱  
扣其所以知非為慕祿而矣  
者及歷覘其行已教士與飲

食動靜間循然務遵先正  
矩矱細行大德冥、昭皆如  
霽月光風而獨行不媿影獨  
寐不媿衾余於公信每間然既  
四出竹園類輯見其論斷



也不狃於俗影稟於理見其  
詩賦也感物而形都存真  
迓其德誅序傳也多本其  
人之生平不肯諛墓不肯  
附矣直筆溢於言辭表

其闡明濂溪閩閩諸先儒  
也不墮陸子之僻必擴陽明  
之終是猶唐之昌黎元之魯  
齋明之文清而毅然為吾道  
之藩籬也惜當遲暮之年莫



遂講學之志余于是歲冬丁  
先大夫艱唐午仲春歸里  
公亦於唐午八月告休去官  
聞返丘不久隨捐館舍噫嘻  
學如公品如公文章如公而

弗克早售弗克大用天也公  
之學可以指迷公之品可以  
砥俗公之文章可以起衰人  
也昔蘓子瞻作昌黎廟碑謂  
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余於公以為所能者人  
也其所不能者天也詩曰每  
鏡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則公之壽世而  
嘉惠於來學者正不在區區

文字語言潤也甲申余奉

**命**督學此邦公之子庠生士輔  
捧公集求弁言於余之喜其  
能讀父書能紹先志公可謂  
有子矣公可謂不歿矣是以



樂為之序若云太冲三都假  
元晏而始重則吾豈敢

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望後二

日

提督浙江學政中州靳讓拜

手撰





弁言

文自六經而後諸子百家率  
多畔道矣然雖畔道如莊列  
荀楊而其書猶爲後世所不  
廢何也曰三代而下儒學不



醇士各就其所見之偏發而  
爲文彼亦卓然自命內不欺  
已外不欺人故其文猶令人  
曉然共見其失而存其詞若  
使託乎道而僞焉斯君子惡

之矣予自武林來庖瑞邑側  
聞邑故有東南小鄒魯之稱  
亟思得人而獲交於表民朱  
氏初讀其所著太極圖淺說  
則挾幽而張渺也旣得四書



詳說爲梓字解則羽經而翼  
傳也茲其門人復爲之梓詩  
文十卷編類蒐輯不遺餘力  
予爲卽其所編類目之名而  
循名以求其實無一不如其

名之所命曰理學曰典禮則  
發明竅要豁人雙眸也曰政  
治曰風教則起可施行洵有  
裨益也曰史斷則論定千古  
法戒具昭也曰孝慈則藹乎



至誠而惻怛也曰慶信則與人不苟言皆不妄也然則表民朱氏之文其不爲託而僞也的矣抑不唯不僞而已且不安於所見之偏而畔乎道

殆足以排百家而衛六經矣昌黎所謂必傳於後無疑者人情忽近而貴遠未足知之子慶得人於斯爲盛而其弟子輯錄之勤亦賢矣哉



于崑

康熙丁卯仲夏襄平年家弟

宋鴻念蓼父題



詩序

吾鄉東澂朱先生理學名家之  
默齋素存兩君為先生之難而默  
之而老稱白眉崇禎己卯偕試藝于  
與燕齋三蘭譜厥後綠云締社多  
士校藝檉藻敷華人自許惟



默齋為文不蹈時窳窺程朱堂奧  
而發其義蘊東澄先生理學一燈  
得薪傳矣康熙壬子默齋  
廷試回欽跡竹園旁搜特考其性  
理大全典禮時以靡不研精庶慮  
為之敷文衍義出其獨見誠前項

之羽翼後學之津梁也竹園說字  
解予得與聞參訂而未嘗一語及詩  
茲乃舟園詩集出予讀之不覺矍  
然興曰文人之不可測也如是夫子  
默齋交有年向以謬言著輯而駭  
律一途尤屬羊棗以默齋之珍秘乃



爾反復諷咏見其諸所題咏皆之關  
切又不作滴露洒人之况然則默而  
豈僅為訓詁家言遂曰理學之爾  
卯邑長宋襄平已序默齋諸刻予  
獨於其詩集并數言於其間端

省

康熙戊辰上元之甲春同學第陸象震

朱先生

拜書





竹園類輯記事

吾師 默齋朱先生僦屋邑西南隅蒔綠竹日茂取  
有斐及睿聖髦而好學之義顏其門曰綠竹書院吾  
同門友從先生游者相與講習其中往還不倦始自  
順治甲午至於今歷三十餘年先生詩文日積益富  
然先生未嘗自爲區類詮經評史之章或藏篋笥其  
他序記誌銘之類付之於人亦未嘗自勤輯錄也康  
熙丁卯邑大夫纂修邑志先生暨同志珥筆館中以  
藝文志自唐宋至今美不勝收爰立類以限之若理



學若政治若風教悉屏浮麗而有裨於邑人之觀省  
吾黨從旁竊觀歎曰是其爲類非我先生文足以實  
之哉雖然先生文豈能一二盡哉於是相與謀取先  
生詩文自壽梨棗編法做新志而損益其類請於先  
生強而後可區類者蒐輯者同門各職乃事云

門人錢肅楷謹識

類輯姓氏

門人錢肅楷 鍾洪皓 周荃 林璟

林映 林青雲 柳芬 竺鳳澄

董曾 徐元英 周士清 陳守斌

金瀚 余士眉 林毓斐 方灝

蔡成 周士達 吳應周 周澄

鮑士最 陳保艾 項玉楫 鮑旭旦

王之辰 虞日英 邵暉 王兆坦

葉錫麒 蔡蓉 徐延嘉 陳孚



林 蘊 陳壽祐 丘兆麟 胡獻謨

陳頤艾 周 鼎 劉纘錫 彭得珏

吳家樑 林 瑛 胡玉機 趙時炳

虞 絃 施弘猷 鄭 梁 姜文耀

林 輝 秦鍾鎬 陳 鏞 鍾洪名

魯聖法 周 鏞 邵必時 林 易

蔡 琨 李 璿 許廷弼 錢天燾

陳 詩 林 琛 項尚轍 黃御色

受業婿周一露 孫婿鄭之烜

姪婿胡仁訥

受業弟鴻增 族姪士清 士源

族弟霖

胞弟鴻儀 姪士坊 士晟 男士輔

孫宗元 象南 同輯

曾孫模 夏 園

孫正煥 正泮 重梓

族孫方率男魁侄寶琪全校補刻



類輯目錄

卷之一 中庸章句二十章 又二十十章

理學類 學章二十章

心極銘 張書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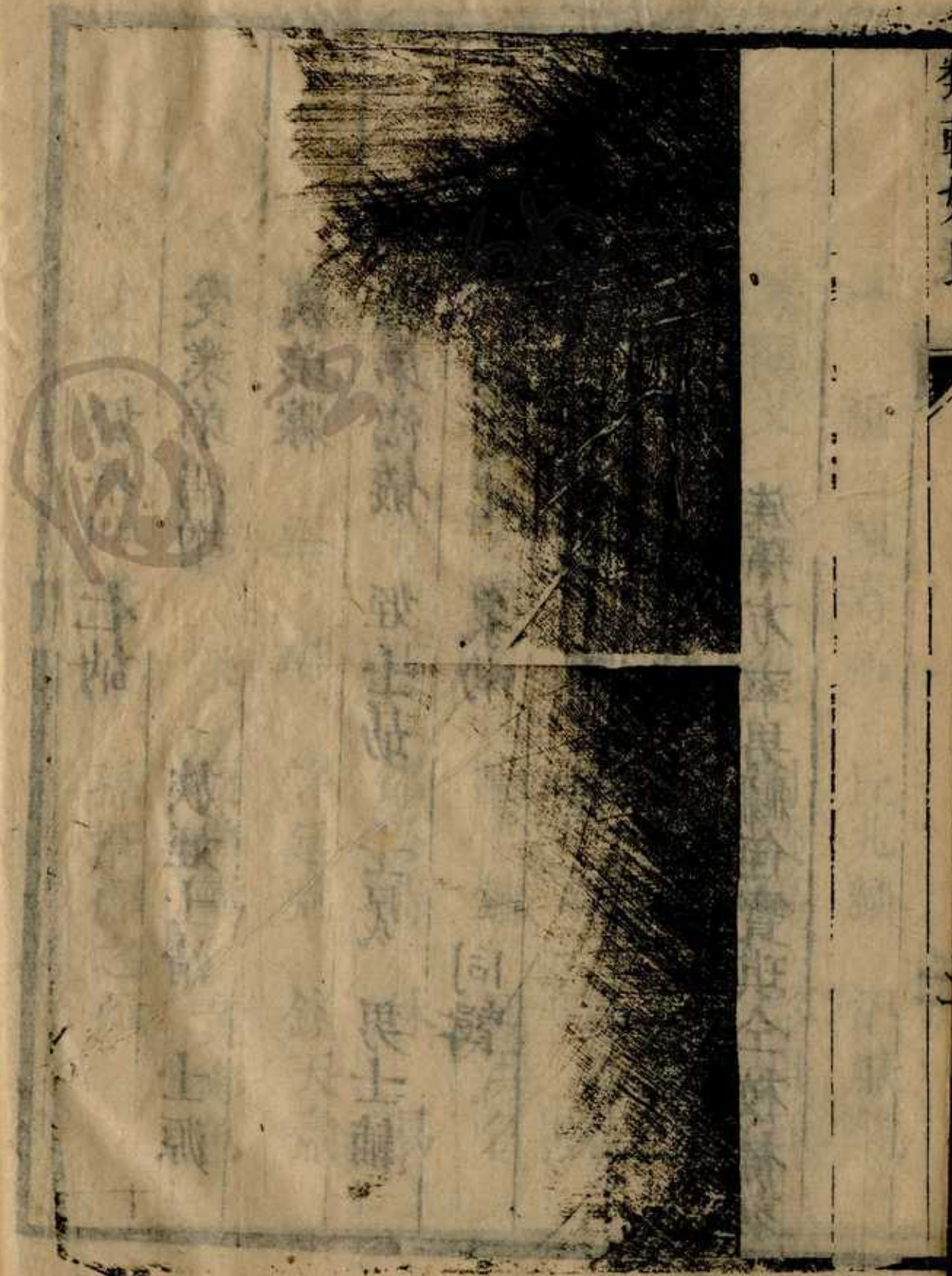
存省銘 鄧希純 張書

太極圖配先天圖說

西銘說

東銘說

無聲無臭說





情分氣質說

權說上

權說下

篆書格物致知傳辨

臆集或問續格物致知傳

書周子通書後

書大學傳之十章後

書中庸第二十章及二十七章後

卷之二

典禮類

郊祀辨疑

成周禘祫解

宗廟堂室解

十哲議

文廟祀典辨

孔子尊號解

亮闇議

明世宗大禮辨



方張諸說

祔廟解

世宗議禮論

祭五祀文

卷之三

政治類

治平第一論

錄讜疏

選用大臣論

勸諫論

風草論

律補

兵農合一議

分封論

取士議

治河議

艦制議

瑞邑時政大略序

以下皆邑政



丈田規

役法議

又委曲通濟議

濬築水利勸義序

場竈興除造福書序

制紊竈病篇

空竈行

卷之四

風教類

孝則

景行錄序

老子猶龍辨

武王非聖人辨

佛法金湯辨序

陳聖可先生著孔篇序

擬明英宗止殉葬詔

擬大臣固請終制疏

書卓忠貞公傳後



卷之五

史斷類

漢高帝誅丁公論

李世勣論

張柬之平武氏論

睢陽辨史

唐維州議

賈魯濬黃河故道論

明高祖論

明初將相

鄱陽之戰

一代家法

帝之監古

建文帝論

子澄失對

方正學論

文皇論

仁宗論



宣宗論

英宗景帝論

于肅愍不諫易儲論

憲宗論

孝宗論

武宗論

明世宦者論

世宗論

卷之六

時變類

悼里賦

安陽辭

平寇議

安插遷民議

鹿城行

江村異

卷之七

孝慈類



幽憂賦

先大母徐氏行狀

揭寢室

制龕遷主告文

既假再告文

始祖義陽侯傳

朱氏族譜提綱便覽序

東河小宗譜序

族叔厚菴先生墓誌銘

亡室吳氏誄

吳氏壙誌

告亡男士肇文

故子藏書記

墓殤宜

書婦陳氏寶傳後

卷之八

慶唁類

壽某別駕序



壽武林李君六十序

壽顧君敬山五十序

壽霞山趙翁振雅九十序

壽黃山人八十序

壽林鶴菴先生七十序

壽中坡徐太君六十序

祭陳聖可先生文

祭昆陽倪尚曦先生文

祭故友周君弘如文

祭故友陳君天介文

代內弟祭嶽翁文

陳聖可先生傳

陳聖可先生墓誌銘

何三衢先生墓誌銘

豐湖周邦魁先生改葬墓誌銘

恩省周公贊宇墓誌銘

昆陽周之皞先生墓誌銘

錢二曹先生墓誌銘



峴山蔡公則殷墓誌銘

王瑞瞻先生墓誌銘

黃君友善墓誌銘

周仲宣先生墓誌銘

豐湖胡君二翼墓誌銘

澄川謝君君典墓誌銘

周君仲聖墓誌銘

項公而育廷玉伯仲墓誌銘

周君弘如墓誌銘

陳君左平墓誌銘

卷之九

雜著類 并補遺

明紀餘論

錦湖忠義廟重建記

林氏族譜序

跋林君履吉燕游記

刻感應篇序

四書贅解序



儒學科貢題名記

治命篇

林龍友詩集序

甌江葉鄒合傳

中坡徐君叔暉 志銘

郡從事徐君巷 墓誌銘

卷之十

詩類

譜年詩集引

詩

編詩述指

竹園論詩述

詩續

宣民述

採蕨根賦

括蒼山賦



竹園類輯卷之一

襄平宋念蓼先生鑒定

瑞安朱鴻瞻表民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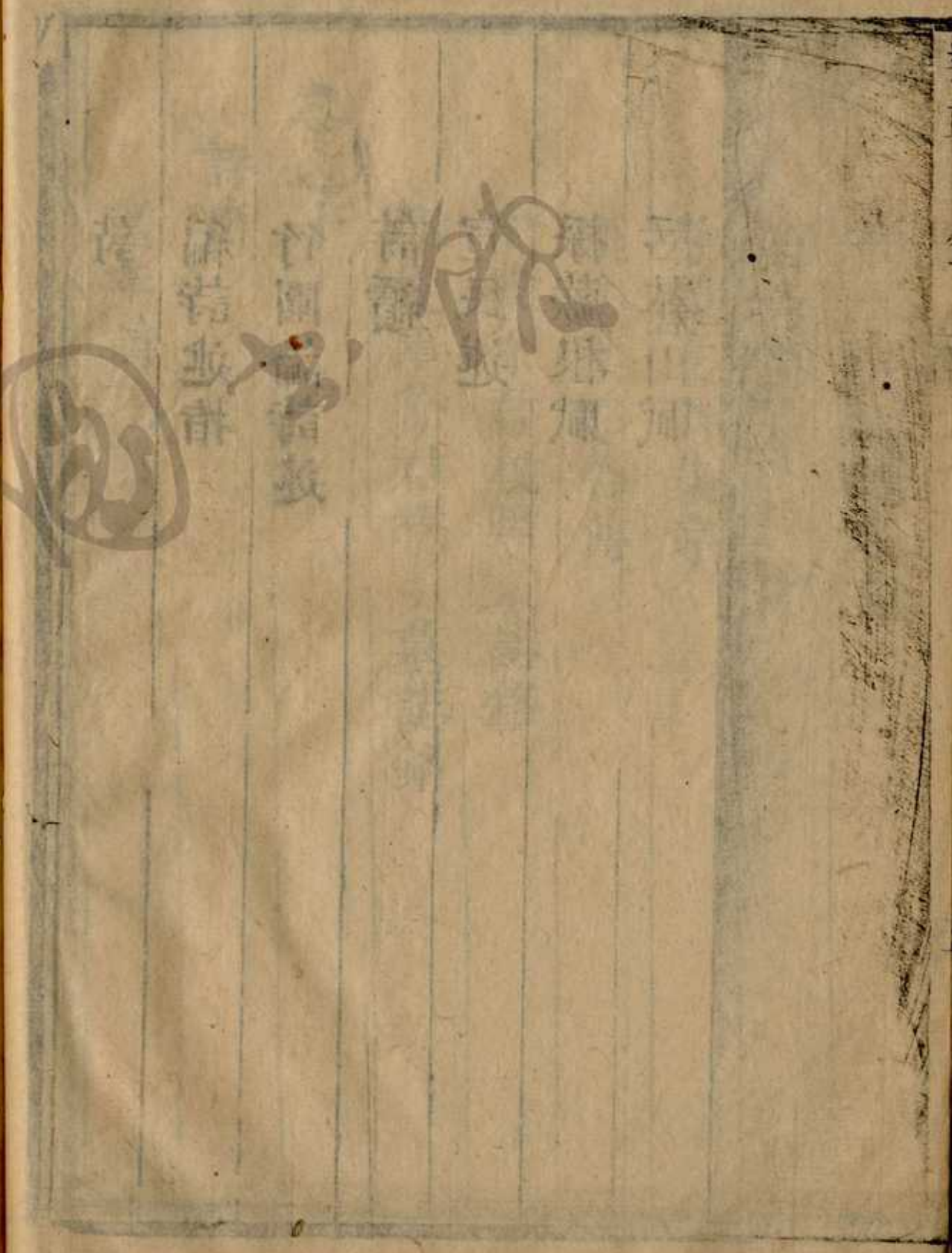
門人同編類蒐輯

理學類

中製心極圖二銘

心極銘

○此物何物天錫爾極五常百行靜虛動直鬼神不違吉凶有則君子思誠謹幾尤力為存為省罔弛時





刻敬哉敬哉明命是勅

存省銘

此物在胸刻刻奉持接人應事無不由茲是為靜存  
動中自知合此與否利義之岐是為動察為乎不為  
存省如環不分兩時一於主靜毋或失之

太極圖配先天圖說

周子太極圖通書其原皆本於易嘗試取太極圖與  
先天橫圖配之無不脗合者先天圖自下而上陽右  
陰左太極圖自上而下陽左陰右易置之則同也先  
天圖七重除太極六重太極圖五層除太極四層大  
抵太極圖以上二層當先天內三重以下二層當先  
天外三重也無極而太極圖配先天太極矣陽動陰  
靜圖分陰分陽配兩儀陰中陽陽中陰配四象也五  
行圖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四象生八卦也



此上二層當先天內三重也五行之下妙合無間也  
又起太極卽朱子八卦爲太極之說也氣化圖天地  
網盦又兩儀成男成女又四象此卽八卦分十六十  
六分三十二之象也形化圖極天下之至蹟卽三十  
二分六十四之象也此下二層當先天外三重也上  
下與內外相配而皆以首層兼兩重次層敵一重何  
也蓋兩儀四象尚虛一層可兼兩重五行體實與八  
卦之用同則敵焉也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猶約  
略耳一層可兼兩重萬物化生則萬事出吉凶悔吝

生與六十四卦之發現同亦敵焉也而其尤相脗合  
者五行處一間隔以上爲造化事以下爲人物事八  
卦之水火雷風山澤亦造化事六十四卦之稱名取  
類亦人物事也然必反下爲上者又何也蓋先天圖  
範圍天地天地之氣自下而升也太極圖意在示人  
立人極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也此周子作圖之原  
本也



西銘說

西銘著君子事天之學與周子太極圖說意同圖說道其常西銘盡其變不歷之變故之地而其守不失則其常者未能盡也是故圖說舉常自足以該變西銘兼變益足以貞常此讀西銘者之一說也又先儒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吾則謂明分殊而理一蓋不得乎理之一則所謂事天如事父母者何能如此其切至歟且所謂分之殊者豈獨在親疎貴賤之等也哉凡理之一皆原於理凡分之殊皆由於氣聖合德



賢其秀以下至於庸愚氣之異也而分殊焉高年孤  
弱之得所疲癯殘疾之失所亦氣之異也而分殊焉  
氣勝乎理雖天亦無如之何然理終能挽回乎氣故  
聖人盡裁成輔相之道於大造皆有所補救君子學  
問終能變化氣質殊者無權一者有權此讀西銘者  
之又一說也抑先儒謂西銘無非求仁夫西銘未嘗  
言仁仁於何見不知仁體事而無不在事天如事父  
母則仁之體植乎敬民胞物與則仁之施盡乎恕也  
凡此皆讀西銘者之不可以不知也

### 東銘說

東銘先儒不爲表章置之可已雖然戲言出於思也  
戲動作於謀也二戒曷可忽哉戲言戲動人謂或偶  
爾心無與焉不知張子責之曰出於思也中則然矣  
作於謀也成之久矣將由惡終詎曰偶然易曰言行  
君子之樞幾又曰言行所以動天地聖賢於此屢致  
兢兢詩曰無易由言曰各敬爾儀金人凜以三緘劉  
康辨其禍福南容白圭三復曾子履薄終身皆是物  
也孔子於慎言敏行垂誠於論語中庸者不一而足



而其本尤莫要於告子張曰多聞以爲言曰多見以爲行不疑而後言不殆而後行然後總要之以慎夫出而爲行行必法而有則戲動云乎哉又况乎其慎也

爾心無他言不爲言也曰出於思以中頃然矣  
過應於外動以二行思以中頃然矣人語也  
東陸去言不爲言也曰出於思以中頃然矣

### 無聲無臭解

聲臭之無猶假物言之也聲臭出於物曰無聲臭猶之曰無物云爾無之實義究何居予惟曰觀理之無定在而無之爲無可識矣何也自有天地以來作君作師爲政爲教極之常變不齊經權互用千變萬化而不可勝窮者皆非理之所預設若任聖人之意爲之雖欲不謂之無不可得也雖欲別其無謂不類於老氏之虛佛氏之空亦不得也此無聲無臭之實也然卽其非所預設若任聖人之意爲者究歸於大中



至當而不可易雖欲不如此而不可者其故何也曰  
理在則然其在人也則謂之性天地之間無非道聖  
人之用無非性以爲有又莫有於此矣老佛二氏求  
其說而不得知其無不知其有遂疑有者爲幻惑已  
吾則知其無者本未嘗有也理且無定在也烏乎有  
知其有者又未嘗無也仁也義也舉而措之非是無  
措也烏乎無

### 情分氣質說

論性至張子分氣質而性之說始明然先儒止言氣  
質之性而不言氣質之情吾恐情之說猶未易明也  
何也仁義禮智性之善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  
善也此不參氣質者也若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發亦容有過焉有不及焉此何爲也中庸言喜怒哀  
樂之發皆中節爲性情之德此不參氣質者也然人  
多發而不中乎節此何爲也豈非有生之初氣稟有  
所拘之而然乎又非有生之後百物交感凡耳目口



竹園類輯 卷之一  
鼻之欲有以移之而然乎則亦不得執稱情爲性之動而氣質不任其咎矣然則先儒雖不言氣質之情而凡情之由氣質而發者不可內驗之而見其然耶抑不貴察之而有以制之耶

權說上

先儒謂權者聖人之大用又曰權非聖人不能用然則學者未至於聖人將遂置權弗講而不思學以幾之乎吾謂權之用有所未喻正爲權之說有所未明耳權之說奈何高中元試士作權說示諸生依稱錘爲義得其似矣然以稱錘之用不用之於變而用之於常權猶未明也蓋常則守經經者重輕之已定者也重輕已定而取其重者舍其輕者固已不煩稱錘而常道自無弗合矣至於變則用權則以其重輕之



難定而後用乎權也夫經制其常固有所常重者忽  
一旦而處變於是乎常重者失其所重而有尤重者  
出乎其間若使徇其常重則重非所重而有害於道  
故須別用吾心之稱錘以審所尤重以反乎經而合  
乎道蓋此時之經已非道不反之不足以合乎道也  
是則當其常而重輕已定不用稱錘當其變而常重  
者爲尤重者所奪不可不用稱錘權之爲解於是乎  
明矣權之解旣明卽學者之用權亦於是乎有據何  
者凡學者遇事之來虛擬之以用權則茫然無所據

實審其所輕重則確然有可憑如當事之變而守其  
常重之經於事必有所不濟於心必有所不安則從  
而權之曰是必有一尤重者在於某處而常重者非  
所重也必灼見夫尤重者果在所重而後常重者  
得爲之亦不則吾所謂尤重者未必尤重則經之常  
重者自如亦不得借行權之說以汨之矣是故男女  
授受不禮所重也至嫂而溺則死生重而授受不  
輕矣告而娶禮所重也至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  
倫則大倫重而告輕矣若其大如湯武之放伐則



爲天命已絕而君臣之義終故救民水火重而執節  
輕周公之誅管蔡則爲祀周配天而九廟爲之血食  
故莫安宗社重而友于輕然天地之常經雖爲尤重  
者所奪而亦不爲尤重者所掩故湯武終有慚德而  
夷齊得以非之周公不能無過而孟子亦不諱之然  
則權之用亦必遇值其變至不得已而後用之豈人  
之所樂爲也哉若夫大事有權小事亦非無權何也  
以大事有常變小事亦有常變故也是故喪禮不沐  
浴不飲酒食肉經也至於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

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蓋爲身有瘡瘍疾病之  
變或以戕生故曰毀不滅性是以不滅性爲重而毀  
輕也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昏禮之常也至凶荒不能  
具禮則制爲荒政十二曰青禮而多昏蓋爲男女婚  
姻及時爲重而六禮輕也推類以求而用權槩可知  
矣世之人亦有託行權之說而誤焉者如欲人之貶  
禮則姑道之曰行權不知徐考其實彼本無所爲尤  
重者而何以權爲也然則權者所以權重輕其可以  
銖黍之或忽乎哉雖然欲善行權必自精於守經始



蓋權所以通經之窮也經且勿明而權何自起乎是故孟子與桃應論瞽瞍殺人若云議親議貴誰人不知而孟子之意第以人臣惟知有法人子但知有親而朱子亦曰此處權制都未暇論蓋必先有此心而後可用權制苟無是心而用權制則皆苟且而已也嗟乎人心一天理而已矣當其事合天理則其心必肫然而惻怛怡然而愉快是故行權出於心之妙用惟心一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而權即行乎其間不然吾未見其能權也

權說

下

或曰子謂變則用權常不用權然大學得止必先能慮孟子謂物待權度心為尤甚易稱精義入神書言善無常主安在經遂可以無權也耶曰專舉經則經之為用亦豈不煩吾心之揆度若所謂權衡權度於經言之亦可也至於經典權對舉則權自為權而不以權予經矣不以權予經蓋為經之常重常輕自有一定之銖兩即用吾心之揆度亦不過如人之於物審視其所為銖兩者而已非若遇變之行權未有一



定之銖兩方取吾心之權以定其銖兩孰爲昔所常  
重孰爲今所尤重權所尤重廢所常重故獨以權之  
名歸之而經不得而與焉耳曰是則然矣彼反經合  
道漢儒之言程子非之而子取以爲說何也曰漢儒  
之所謂道者恐未足爲道則其反經亦必反所不當  
反者矣其言則是其用則非故程子矯之謂權只是  
經夫權豈卽是經哉譬如醫然以寒療熱以熱療寒  
經之正也有時熱甚而卽以熱攻寒甚而卽以寒攻  
謂之從治夫寒熱甚而執其用寒用熱之常則病不

愈而人死可謂之道乎反之則病愈而人生可謂非  
道乎吾所謂此時之經已非道不反之不足以合乎  
道者此也或又曰臯陶執法舜棄天下以爲必有是  
心而後可用權制則何以說也曰經者理之先定者  
也權者事之後起者也人苟徒權之爲見則惟知天  
子之父可以擅殺人而不知擅殺人之不可矣惟知  
天下之大不可棄而不知親有大於天下者矣是故  
如舜不告而娶必有不可爲人不可爲子之心而後  
可不告而娶不則安然於不告而娶不足以爲舜矣



湯武放伐其君必有慚德而自悔不如揖讓之爲不幸不則安然於放伐其君不足以爲湯武矣周公誅管蔡必有傷賦棠棣而自恨不能如和樂之且耽不則安然於戕殺其兄不足以爲周公矣若後世有徼幸於權之可行而遂有因以爲利之心豈所語於權哉是故如唐元宗知討韋氏之權而其後乃至誅太平而驚上皇景泰帝用社稷爲重君爲輕之權而其後乃至廢沂王而立見濟率皆苟且而已也烏睹所爲天理激發於心肫然而惻怛怡然而愉快者哉曰當理而無私心者程子之論仁也人固有無私心而未必當理者奈何第謂無私而卽能權乎曰無私心者本也人雖事未當理而心苟無私不失爲君子事雖當理而私未嘗無則不免於小人况吾所謂其心一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固非第無私心而已也子何惑焉



篆書格物致知傳辨

方正學述篆書謂格物致知傳不闕特簡編失次而割經文知止有定至近道矣四十二字合子曰聽訟吾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去衍文四字共七十八字爲一章曰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蔡虛齋亦善其說略更前後以物有本末節居前知止有定節居次而承以聽訟至知之至也亦曰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林次崖能斥王陽明之學之非謂又畀於陸子靜其見卓矣乃亦載篆書文於存疑中而爲虛齋左





祖愚謂此數公者何其好爲新奇不肯尊信朱子且不細察曾子諸傳體製合前後例觀而妄傳悖謬之說雖天下後世人未必從獨不慮生學者之疑致輕忽朱傳而昧大學之始功耶經文中少此二節固可以綱統目以目承綱而不害爲全經但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其義如何而以此數節當之乎請以曾子各傳例之其釋明德必實言德其釋新民必實言新其釋止至善必實言止至於誠必實說意正必實說心修必實說身齊治平必實說家國天下且欲如此必

先如此其義無一不明則格物致知必應實說知如何致物如何格致知如何在格物矣彼物有本末固有物之一字矣而格之義安在哉知止知先後知本固有知字三矣而致之義安在哉且說物說知而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在字之義安在哉以前後各傳例之斷非七十八字可當格物致知明矣且愚謂經文少二節無害者亦非全無害也經之三綱八目並列而於中舉其所重者則修身其本務格致其始功博文約禮是也今少二節則其爲本雖見於經而始之



所從入竟無以明所重矣不亦害哉由此思之經以本始並言者非無意也

臆集或問續格物致知傳

昔者格物致知傳闕幸賴朱子補之始知大學始教揭日月而行中天又竊以曾子各傳例之而惜乎不見舊文意舊文若存必有兼朱子序文之意及或問第六章前段之意見於傳中又必有如人不如鳥之慨歎警責意見於傳中何言之以誠意章例之說毋自欺說惡惡臭好好色隱然有知至意在其前則說格物致知必隱然有入小學時物已麤識知己麤通之意在其前而今格之致之也故曰必有序文之意



見於傳中也以惡惡臭好好色及修身章言好惡治  
國章言有諸己無諸己平天下章屢言好惡例之而  
知祇以善惡二意直貫到後則說格物致知當必首  
明善惡以為後數章之要領否則誠意章突說惡惡  
臭好好色將何所指也故曰必有或問第六章前段  
意見於傳中也又通以各傳例之而見凜凜然於意  
之不可欺而不誠心之不可有所而不正身之不可  
辟而不修家之不可偏而不齊治平之不可以貪戾  
而不恕專利而不絜矩則格物致知意必有凜凜然

見物之不可不格知之不可不致以示警乎人故曰  
必有如人不如鳥之意見於傳中也今既不可得見  
嘗竊思將大學序文及或問第五章第六章中及凡  
小註有類此三項意者纂入補傳下作註如章句之  
麗經文以補補傳之所未備又不揣臆集或問語僭  
擬一傳以續之曰

天道

太極流行

陰陽

發育萬物

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人之生

性為最貴

太極之

理全體周貫陰陽之氣或拘于偏

有以不失

虛靈洞

達

即虛靈不昧萬理咸備之理此

其性之全

卷之一



之所謂也知則心之神明即所謂虛靈洞徹者妙眾理而宰萬物

者也明德之體具眾理知則有以妙之明德之用應

實之其常性即虛靈洞有善而無惡太極之粹其本心好

善而惡惡性發然有氣稟之拘物欲之蔽氣稟拘于有生之初

物欲蔽于其於事物之間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同

有不固有膏然不知善惡之所在者拘蔽之深亦有僅識

其麤而不能真知可好可惡之極者拘蔽之淺此心之靈

即是日益昏昧欲愈溺而氣愈昏則所知者不過情

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

於禽獸失其秀者昔者聖人有憂之始習之小學以收

其放心收放心為格既進之大學使察夫義理察則

致其使即夫事物之中即如即景因其所知之理本

既有良知小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有以真知

夫善惡之所在獲其性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不失

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夫循理談虎此謂知之至也

知之至則行自易矣 皆朱子語



書周子通書後

通書太極圖相爲表裏合爲一書不讀通書無以盡  
太極圖之蘊也愚嘗曰讀周子圖說而圖意可以了  
了讀朱子圖說而周子圖說可以了了茲又益一語  
曰讀通書而周朱說始可了了也又嘗曰讀圖說毋  
徒推測造化須字字反之吾身爲立人極茲讀通書  
益信又於通書得君子修之之要二焉曰幾曰思幾  
者初動之微思者聖功之本



書大學傳之十章後

讀傳至十章慨然思聖賢之心瞭然於治亂興亡之  
幾爲揭其要而後世逐莫之能違也夫以天下之大  
綱紀法度禮樂刑政之類不可勝窮乃獨於不可勝  
窮之中僅取理財用人二事言之今以其所言歷考  
帝王自秦漢以來其治朝興王何一不是賢人在朝  
奸回屏斥者何一不是留心民瘼蠲租薄賦者其亂  
國亡王何一不是小人得志君子喪氣者何一不是  
頭會箕歛權筭無遺者决無用得其人財散於下而



不興不治者也決無有用失其人財聚於上而不亂  
不亡者也舍是二者之外雖有他事之得失猶未足  
關乎治亂興亡之數也矣

書中庸二十章後

中庸二十章一書之關鍵非此則中庸無以成書矣  
何也前知仁勇入德之門而大舜顏淵子路第舉其  
端以見不可闕一耳未詳其功也言費隱以見小大  
皆道而以知仁勇體之之意亦未悉也至此章則知  
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始明其分生與安爲類  
學與利爲類困與勉爲類始別其等始以學問思辨  
列知之功以終舜之知以篤行著行之功以終回之  
仁以弗措爲強之事以終子路之勇由是費之小大



皆可藉此以舉而以前之說始有歸宿矣以後則凡言至誠聖人仲尼無不在此天道中凡言致曲誠之爲貴尊德性道問學無非此章擇執之事是故皆略言之而弗再詳耳故曰一書之關鍵舍此無以成書也

書二十七章後

此人道之終明善誠身之結也既明且哲明之至也以保其身誠之至也下承爲下不倍反言裁及其身居上不驕正言本諸身兩身字皆蒙此一身字惟

其身者能之也尊德性道問學人道之極功亦天道矣故下五章皆以孔子言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非孔子而何如其在上則議禮制度考文心契天人亦孔子也故三十章言仲尼而前二章啓之後二章承之也



竹園類輯卷之二

瑞安朱鴻瞻表民甫著

典禮類

郊祀辨疑

郊主分祀義莫精於周禮明理之儒嘗多昌明其說無可易矣獨是父母同牢之說謂人主事天地當如人子事父母味者不察遂若壓於其說而不可解愚謂此似是之非也請一言以斷之曰天地當以一人之身而譬之陰陽不當以二人之身而譬之伉儷是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郊祀, 禮記, and 郊祀辨疑]*



竹園類輯 卷之二  
故祀天冬至順陽之始陰未嘗不在其中地未嘗不在其中祀地夏至順陰之始陽未嘗不在其中天未嘗不在其中朱子曰天地間只是陽下截便是陰此可見其一氣也程子曰地對天不過亦可見其一氣也譬天地以父母聽其言若甚正而祭天地等於父母究其實則亦褻矣

成周禘祫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何以始后稷也何爲自稷以下越十六七世三年大祫稷之先復五年一禘也曰此周禮也非凡爲王者之禮也周自后稷始封立爲諸侯傳至文武世爲諸侯不廢此其所以始后稷也既世其傳則后稷以下之列侯祧主藏於夾室三年一祫猶以爲疏烏得而廢之此當不待陟爲天子自其侯國而已爲故典矣若夫禘嘗則自易侯而王始也嘗嘗爲天子念我今亦受命而



爲天子以天子祀天子而禘舉焉譽爲天子武不爲天子不敢禘也武爲天子譽不爲天子不必禘也記曰禮不王不禘若但爲武言之不知亦當爲譽言之虞夏之禘黃帝殷之禘譽皆然故曰此周禮也禮必有義義者宜也於周爲宜故曰非凡爲王者之禮也

### 宗廟堂室辨

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在都宮以次而南與朝制並同南向者也廟之後各有室室皆東向其戶從東南入主藏於室東向禘祭之合七廟主也室則太祖正東向之位三昭三穆左右相向以次而東廟則太祖正南面之位三昭三穆左右相向以次而南今人言禘祭若止將事於室者愚惑之及見周洪謨先生說曰先王之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惑始得釋因臆爲推之當必堂事隆而室事殺或如五祀之



祭竈先祭於竈陘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廟猶奧也室猶竈陘耳何也堂必大於室古人居制門在外二扉自門而入則至庭戶在內一扉自戶而入則至室觀扉之單與偶則室之小於堂可知宗廟何獨不然且曰廟曰室爲名已殊廟南向位同乎朝室東向戶從側入規模亦別大小豈不昭然歟或如祭五祀之儀或堂室並舉室求諸陰堂求諸陽吾皆不敢知惟隆殺可以臆斷公侯顯相三恪來賓室豈能容之歟

### 十哲議

四科相從患難十哲之說先儒不取然祀十哲於文廟又舉之而不可廢何哉蓋旣舉四配又舉十哲彬彬濟濟以極聖門之盛曷可少歟第自顏子升侑始晉子張議者因有所擇予幼聞之師謂當晉有子及長見蔡虛齋蒙引說謂當以有子易冉求吾師據地界不過因其晉補而較論短長虛齋據地高敢言去取說雖不同而同一知有子之賢師識亦不汙矣又師謂論語第二章卽記有子之言賢亦可見其說尤



虛齋之所未及師陳聖愚因此論之子張與游夏各有所造三人鼎峙晉之宜也冉求爲季聚斂道則謝力不足以有子易冉求虛齋之論亦篤也雖然第升顏子補子張退冉求晉有子十人遂無間然乎噫亦九人而已矣若宰我者孔子嘗以聽言觀行罪之而短喪之論抑何畀畀究推之豈無謹言行而治亂咸宜如南容者乎豈無華國之才如公西華者乎竊因虛齋先生而繼以此論焉

### 文廟祀典辨

吾鄉通志及吾郡志之載孔子廟也自明代至今皆入祠祀志中僅列城隍社稷之首第知推尊文廟爲祠祀之冠已矣獨我瑞邑舊志則不然書先師廟於學校凡祭器牲品之數卽載其下祠祀志但首城隍社稷而文廟不與焉此義深遠未有能喻之者蓋二丁之祭雖有祀典之制而其意不專爲祠祀也有司率子弟師孔子而效法之故庶人之俊秀皆有精意相屬若但以祀典與壇壝里廟並列則孔子已淪於



襲而子弟亦無相屬之精意於國家興學教育人材之意索然矣事有同行而異情者此類是也故不可以無辨因而推之程篁墩所見亦有遺議焉從祀聖人以德相推者也且其心依歸聖人不能旦夕離者也曾替諸賢別祠而配食於外是亦徒祠祀之爲見飲之食之而遂已也以父子爲嫌則孔子廟中當以朝廷之禮揆之朝廷上固有子公卿而父百執者矣况升侑未正南面而東西廡又各以門牖成尊者乎或曰然則啓聖祠可廢乎曰義甚無謂學校之制惟

專於師孔子禮之正也



孔子尊號解

楊文懿請尊孔子帝號吳沉謂不如尊之以師二說各有所是而吳爲優何也從楊之說則孔子聖人也自古未有聖人而不爲天子者也周程朱張旣皆以德封公爵孔子可弗帝乎此楊說之未爲不是也若吳說之所以優者亦有故焉而吳固未之及也吳公之言止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與君埒師不界於帝云爾不知以事理考之今自國學以達於天下州邑學教育子弟咸奉孔子而釋奠焉則自天子



以至庶人皆師事孔子師之名於是爲宜稱匪第曰孔子嘗爲師師固不卑於帝而稱之也

亮闇議

亮陰禮廢已始自春秋戰國時故至漢文帝遂以日易月而後世亦歷千載而不能改明憲宗卽位翰林編修張元禎勸行三年喪不報引疾乞歸何末世乃有此人哉雖然元禎有心人豈獨無但格於勢者有二焉一曰萬幾在御無冢宰以寄國命也一曰君三年臣亦三年不能凶服亮天工也去此二格禮必復矣愚請議曰考慎其相寧無有素旣位冢宰而猶以不肖疑之爰立之謂何假使植遺腹朝委裘嗣君方



在襁褓亦將無人居攝乎此足破其一格矣若夫狗  
人臣之便於視事而爲君割罔極之恩尤爲不可則  
何不思變而通之以成君孝之爲得也夫臣之於君  
與子之於父在三之節固同而三年之喪經獨表之  
曰父母故君薨百官冢宰得以聽治如故而人主獨  
三年不言天之制也且國君喪其先君終天莫再而  
人臣忠新君以報先帝君臣之分依然是則君臣皆  
三年者原爲由君以及臣未可以臣有違礙遂因臣  
以誤君也明矣愚請議以君終三年臣用以日易月

仍以墨終三年在外則亦不墨如此則雖不能由君  
以及臣亦不至因臣以誤君此孟子魚熊掌之喻二  
者不得兼則舍魚而取熊掌之意也夫罔極之恩終  
天之恨人君欲自盡與人臣之欲成君何人不元植  
若特以格於二端遂因循承襲而不能舉愚故爲此  
去格之論以俟後之議禮者擇焉



明世宗大禮辨

禮者天理之節文仁之至義之盡而禮行乎其間矣  
語曰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蓋所爭者特儀文之末耳  
苟一以仁義為斷則必有所為至是無非者何爭之  
有哉世宗之不欲為孝宗後也於禮非無說也而仁  
義則傷仁義傷而禮亦不得有其說矣楊廷和之輩  
欲世宗後孝廟也於禮未足據也而仁義則摯仁義  
摯而禮亦即有所據矣何言之與獻之子止一世宗  
則不可為人後也孝宗之子自有武宗則不必為之



後也故曰世宗之不後孝宗也非無說也廷和輩之  
欲使爲後也未足據也然稽世宗奉名之始廷議主  
之吾知其必曰後孝宗也昭聖命之吾知其必曰後  
孝宗也卽世宗自安陸而來亦曷嘗卽抗言曰不後  
孝宗哉夫天下者孝宗武宗之天下本非世宗之所  
有名爲爲孝宗後而有其天下及有天下而乃不爲  
之後顧自王其本生不幾乎弋取夫天下乎可謂仁  
義乎棄仁義而猶援禮以爲說則是禮者仁義之賊  
也故曰仁義傷而禮亦不得有其說也廷和輩之議

意存乎重視孝宗之天下不敢輕以畀人故欲世宗  
爲之後仁義之道也旣主爲後之議必不敢輕於易  
之以負孝宗及昭聖之命也仁義之道也如使世宗  
於此意有所不可則當於奉迎之初辭而請曰以我  
倫序當立入承大統則可若以我爲後則先王止我  
一人其不可舍宗廟而之他矣如此則聽昭聖暨廷  
臣再議或者親王自岐以下自有多子之王取其一  
爲孝宗後可也或者武宗之下自有從子可立爲太  
子如正德六年尚書張燦所請可也如必以親且長



不我舍許我不後孝宗而後受之則伯考皇考並屬  
憲宗之子世宗武宗均爲憲宗之孫雖追王本生而  
祔之於廟固無傷於憲孝之慈武廟之友也張璪桂  
萼之議未爲不當也在廷之臣亦可諒其心而不與  
之爭也今乃諾其爲後於未有天下之先而背其爲  
後於既有天下之後奚可哉不令昭聖廷臣悔不取  
之多子之王及求之從子之列哉夫事至難處之際  
聖人與其權若從璪萼之見則天下無難處之事而  
權可以不貴矣豈爲知道者哉或有推世宗尊親之

心授羣臣欲贈封父母爲說者此又徒知尊親而不  
知所以尊親者也夫人子之孝有以尊親爲孝者有  
以不悖乎理爲孝者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固孝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記曰父母歿必求仁者之粟以  
祀之亦孝也世宗以一子舍其先王而爲人後吾不  
敢謂孝子之心無傷若弋人之天下以尊養其親同  
於不仁之粟吾恐孝子之心尤傷也均傷而擇處其  
所輕則寧使已受爲人後之過而不使先王被弋天



下之汗可也則以益王子暫奉典獻俟次皇子生長繼其國亦宜也世宗之心惟不出乎此其流遂至名其郡爲承天題其樓爲顯親達孝之樓議建禰廟爲百世不祧若明已爲誕膺天命祖宗之澤且忘之矣武宗之無子若將幸之矣何有於孝宗哉甚矣仁義之心不可失也甚矣議禮者之不可不以仁義爲斷也或曰子何以知當日召命之爲孝宗後也曰朝廷大事罔有草草者觀楊廷和之言曰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講論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曰奉迎之

初曰講論曰已定夫豈草草者哉且世宗始入卽詔尊孝宗爲皇考旣而始欲改之不尤足證者哉

### 附考實

鄭曉曰武宗大漸之際爲天下得人開太平之治此據遺詔而言若世宗之立不由廷議非也夫由廷議則廷和講論已定之說可信不由廷議則講論已定之說乃誣愚考從信錄之文曰武宗大漸謂太監陳敬蘓進二人曰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俄而上崩移殯大內



是日傳遺旨諭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是  
武宗弟曰議處而遺詔乃閣臣誤於崩後者也又  
曰初司禮監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  
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是初時之命  
弟云議所當立而世宗乃緣議而得立者也此其  
所以弘翊戴之封也通紀之文曰武宗崩無嗣慈  
壽皇太后定議云為遺詔遣文武大臣迎今上  
云又曰廷議以興獻王長子云乃誤為遺詔  
云遣官迎取夫曰定議曰為遺詔曰廷議曰誤

為遺詔是小既經議而後誤詔與從信錄之文相  
脗合也安侍如鄭曉所言弟歸之武宗而掩閣議  
哉然則既經閣議其有不議及為孝宗後者哉或  
者又難曰遺詔曰倫序已定又曰遵身祖兄終弟  
及之訓又曰入繼大統則何以說也愚應之曰此  
廷臣之語也廷臣誤為此語所以杜覬覦防異議  
亦理之宜然者也然曰倫序當立將不得曰立為  
孝宗後乎曰兄終弟及將不得曰及之以後孝宗  
乎曰入繼大統將不以繼孝宗為繼大統乎吾故



曰諾其為後於未有天下之先背其為後於既有天下之後非仁義之道也若夫廷議不後武宗則其始失之已不待言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宗', '仁', '宗', '嘗', '育', '英', '宗', '於', '宮', '中', '立', '為', '皇', '子', '今']*

方張諸說

方獻夫三說兩說皆當予既取而表之矣 一獻王止 一子一孝

宗已其一云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立為皇子今

皇上未嘗育於孝宗與張羅峰之說同此則謬也禮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問其育與不育也但問宜與不

宜耳宜則立之即為子矣羅峰又云稱聖母為叔母

得不為皇上臣乎此尤謬者聞其語若為所懾而不

可解不知為後之子欲盡禮於本生豈無其道而必

以天子相加哉舜為天子未嘗尊瞽瞍為帝豈亦臣



耶

祔廟解

或問當日諸臣有謂與獻嘗爲武宗臣入廟則神靈不安今日許我不後孝宗追王本生而祔之於廟無傷也此何以說也曰當時神靈不安之說本不足折服世宗之心猶之乎阿不爲後者叔母爲臣之語同一弊耳夫追王則帝矣何臣之有且舜不嘗爲堯臣禹不嘗爲舜臣乎今祭歷代帝王將不以堯舜禹相代次乎且文王生前固諸侯也祀之明堂以配上帝

將謂文王嘗爲諸侯配上帝爲不安乎世宗當日惟追上不可耳未有追王可而入廟不可者也

宋英宗相



世宗議禮論  
嘉靖議禮之際君德成否君子小人消長世道污隆  
之一大機也論者徒取漢哀帝宋英宗相較量衡是  
非抑末矣方獻夫之言曰事與漢宋不同不必為孝  
宗後吾曰事不必與漢宋同亦不必不為孝宗後何  
也世宗之不為孝宗後蔽於愛親之私也天下邪惡  
皆生於私雖愛親之私較之物欲之私淺深不同而  
均謂之私克私之君子無論淺深必並克之世宗於  
愛親之私不能克至凡嬖宦監惑方術任奸回擯正

世宗議禮論

嘉靖議禮之際君德成否君子小人消長世道污隆  
之一大機也論者徒取漢哀帝宋英宗相較量衡是  
非抑末矣方獻夫之言曰事與漢宋不同不必為孝  
宗後吾曰事不必與漢宋同亦不必不為孝宗後何  
也世宗之不為孝宗後蔽於愛親之私也天下邪惡  
皆生於私雖愛親之私較之物欲之私淺深不同而  
均謂之私克私之君子無論淺深必並克之世宗於  
愛親之私不能克至凡嬖宦監惑方術任奸回擯正



士無非此私有以長之矣當時朝宁諸臣爭爲人後者無慮數百人要皆心存宗社不爲身家雖不皆君子而要不得謂之小人阿不爲人後者不過數人卽不心懷利祿要亦情異批鱗雖不盡小人而要不得謂之君子設使當是之時以阿君之數人回心易慮同附於數百人之列尊大宗維國是卽使禮有未善然能使其君爲天下賢士大夫稱而不敢自遂其私名至美也德至盛也且凡君心之私皆可由是制之嚴保傅之在旁畏駑鐸鐸之竦耳陳善閉邪之道無踰

此矣而且公孤常見尊禮而敬大臣之道得矣庶尹不至摧戕而體羣臣之道得矣不亦君德自此成君子之道自此長而天下有隆隆日起於盛之勢哉今也爲此數人者乘君好之易投而隄然倡論以樹之曠導君意所難發而挺然據禮以藉其口致使一時名臣杰士削者削刑者刑戍者戍死者死而在庭爲之一空拒諫違衆僭刑禍善幾於陷君桀紂等於一言喪邦如此議禮卽使伯夷周公復生稱其得禮有不以爲棄大取細所失者重所得者輕哉夫楊石齋



之為人在武宗朝不無可議獨其事世宗也諫齋醮  
抗織造及執為後不失大臣守正之道今吾由其言  
以推其心其對世宗曰臣不敢阿順曰若悖所後而  
重本生臣等死不塞責此其心何心也及諸哭文華  
撼奉天者大呼曰高皇帝曰孝宗皇帝又曰仗節死  
義正在今日此其心何心也吾以為諸臣之心即建  
文諸臣抗靖難之心也蓋不欲孝宗之天下一旦斬  
焉而移之外藩故也從諸臣有數善焉違諸臣有數  
不善焉吾故曰區區較量於漢哀宋英以爭是非抑本矣

始祭五祀文

惟年月日某敢昭告于

本家中雷戶竈門行五祀正神 土地正神

伏以祭必有義精意本於先王神即在家將享通乎

士庶主之自我禮敢勿 虔恭惟 明神為德至盛惟

誠有徵機緘默隨化育靈爽丕著庭闈曰戶曰竈曰

門曰行曰中雷三極同彰春祀夏祀秋祀冬祀中央

祀五德迭王昔炷瓣香於中堂僉稱地主誰思即所

履之士而為神間設片芹於竈陘謾曰府君不悟合



所居之室而皆主

時俗相浴中堂皆立香火必日地

竈龍

禮失已久因思援古以正今經具有文詎敢違

心而妄黷某世居北關偶遷南里初依林氏宇下猶

曰彼主我賓今暨他姓同居母乃士先民後

林氏在則彼是

主又素士人家及林去繼以他姓賈人

責成有在夙夜難安既幸寇退

而四境廓清

靖藩初平

復慶時和而百廢具舉殷禮久曠

宿肯知懲謹按先型聊

申時獻穆卜中夏寅具醴牲

循茲有常歲以四仲更

為合享統供中庭

中堂香火題日本家

五祀正神伏願俯鑒新儀欣

恢舊典和平諦聽來格來歆

精白陳詞無愧無作尚享

### 四時常祭文

詞曰叨處茲宇歲荷神祿祀事有常四仲循修茲屆

春仲

夏秋冬

蘋藻恭羞

伏惟昭鑒古典長留尚享

按祭法五祀士二之朱子室神皆吾舉而又合享無古也蓋吾於此祀之外無他非其鬼之淫祀苟併此而亦無之則歲止有祀先而無神之可事矣孔子祭先如在祭神如神在之謂何是以不得不舉此不敢不舉此也後徙申明亭巷循舉無關



一切釋典道笈及非聖之書至於情艷靡蔓詩歌傳  
奇閭巷小說之類蠱人心志者皆斷絕其根株使不  
得復見於世學士所習經史平正詩文註疏訓釋擇  
儒臣校讐釐訂進經筵廣教肄使天下曉然知天子  
庶人無異學頒定本於州縣學宮以弘同文又且用  
狄仁傑下江南律令凡天下一切寺觀宮院及祀典  
不載淫祠誣聖黷神者悉皆罷毀淄黃之流責令還  
俗課之農桑供其繇役然後二帝三王之道聖經賢  
傳之旨如日月之皎然不受纖塵之翳人心始正風



俗始淳小人皆化爲君子君子可進於聖人臯夔稷契相繼登朝元愷适達聯舉里黨而不措天下於唐虞三代者未之前聞嗟乎自今以往天下思再見唐虞三代之治其有不從吾言爲圖治先者未之有也故以此爲治平第一論其他治具後先因時制宜不無損益要皆本此以措之而盛治復矣

錄讜疏

今天下自愚夫婦以及賢士大夫羣師事佛幾於無有不然矣愚不自揆竊援孟子能言距揚墨及春秋人人得討賊之意屢爲辨是非原治亂蓋爲是非所關固大治亂所關尤大也然亦甚懼孤立而無隣今偶於 邸報中見廣東總督盧公疏竊幸昌言於聖世而無諱焉謹錄如左

康熙四年六月廣東總督盧興祖疏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士農工商各習其業父母妻子各安其居假



使人人自食其力而冗費無聞亦何以致欠糧逋賦者日見告而啼饑號寒者踵相接也獨有一種異端僧道隱入寺院羣聚叢林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在冊之丁糧官府不得而問建羅天之勝會婦女擁擠而觀始焉一唱而羣和遂至累百而盈千無君臣父子之倫爲惑世誣民之事小民無知爲其所愚借名接衆借名修造百計巧取夫此輩既不立業以生財而又爲邪教以耗民之財則誠世界之一大蠹耳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狄仁傑奏毀淫祠一千七

百計令祠毀則此輩自無所容矣夫世之彷彿而求仙佛者爲求益耳誠觀古帝王之久安長治者豈修齋建塔之功乎是無益於朝廷也百大臣之輔世長民者豈繙經造像之報乎是無益於臣工也卽閭閻之間家給而戶足利用而厚生皆君相六府之孔修豈此輩有益於金木水火土穀也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按天下僧道冊而稽之可得百萬勒令還俗或命各有司放之田間使其開墾新荒旣可以增朝廷粟米之供且有戶口煩多之益更因之



而有家室則二十年生聚之後皆屬 朝廷之赤子  
况去此蠱惑小民之僧道則金錢不致耗散而家有  
餘贏國課自輸將恐後矣

選用大臣論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然則  
所憂者止此一二人而庶司百執事不與焉甚矣大  
臣所繫之重也選用之道迺考之有明在二祖時皆  
出親擢公朝傳旨而已再傳而權歸內閣又後則令  
吏部會推愚謂三者兼用之猶未盡善况可專取其  
一哉親擢在二祖時則可所謂角材而臣之知之必  
稔也下此則不能矣相臣以人事君明我俊民權歸  
內閣道當然也然亦不能以一已盡天下之人會推



而後耳目廣矣必也兼用之自會推而上之內閣自  
內閣而衷之宸斷三者不廢一焉然吾猶謂未盡善  
者何也以會推之道尚隘也孟子曰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今若師其意凡太學  
諸生及京師里民下採其論必有至公且確者蓋彼  
嘗蒙德於某官及某官當世嘗推爲第一者必愛戴  
之有素矣明文皇帝嘗令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  
技藝之人皆得陳奏况爲天下得人哉所以然者朝  
廷莫難於選用大臣大臣與庶官不同庶官可嘗試

之不效則易置之若大臣至於易道則心志眩惑愈  
更愈勞真賢益不可得由其始之不能精明詳慎救  
之於後遂不勝替亂也此萬世之所當監也



勸諫論

爲天下國家者勸諫當立法爲子孫世守之若著爲  
令曰凡進諫雖有言勿當但勿聽不得加罪制定而  
不易則後世雖有暴主不得任意作威縱有權奸不  
得違制矯逐而一代勸諫之道得矣蓋諫臣觸人主  
之怒多以直也人主罪之不過曰言弗當耳弗當毋  
敢罪直者奚諱乎蓋凡朝廷百司庶府功過皆當勸  
懲而惟言止有勸而無懲大舜揚善而隱惡是也責  
人以言豈得禁使勿言人非聖人豈必言之皆當故



諫臣有他罪如行已之濁立心之邪則明指其實以論之當其言則罪也蘓洵有言曰賞諫之千金在前刑不諫之猛虎在後是以人無不諫後世不然不測之猛虎在前身家之千金在後何人主惟恐己之不亡其國哉

### 風草論

風之偃草孔子以喻民也吾以為民之應上猶緩臣之應上更速臣謂誰天下之守令是也天下如此其廣也四海九州如此其遠守令如此其衆也靡然從風捷於草偃吾蓋嘗有以驗之矣彼其意惟殿最之為兢兢如朝廷以繭絲為殿最彼遂羣然趨繭絲矣以保障為殿最彼遂羣然趨保障矣非惟顯示之以功令為然也嘗微窺朝廷意旨所在苟有一例可援以陞擢者無不殫力以營或塗飾以應以異倖於萬



竹園類集 卷之三  
一焉此雖有司不肖之心然吾於是知人情之大可用而天下之易爲治也何也守令者天下治亂之所關也守令賢則民安而天下治守令不賢則民不安而天下亂此天下之大機也曷以故天下非封建則郡縣郡縣者封建之變也非諸侯則守令守令者諸侯之代也是以治亂寄之如此也歷觀前古之迹自漢唐以迄有明其盛時莫不知重守令莫不以守令得職而天下治旣嘗驗其從風之易則惟在乎有以風之故曰人情大可用而天下易爲治也風之奈何

曰爲民與其利除其弊而已矣朝廷苟下一令曰守令爲民與某事之利者敘遂莫不思求民之利而興之矣否則雖告以利之所在若罔聞也曰守令爲民除某事之弊者敘遂莫不思求民之弊而除之矣否則雖告以弊之所在若罔聞也夫天下之治亂惟在於民民之安否惟在利之興不興與弊之除不除而興利除弊又惟在於守令奈何不思所以風之或曰人臣衆矣獨言守令何也曰朝廷之臣與聖主共司其風者也在外撫按則爲朝廷宣其風以被之守令



者也尚之之象則惟在於守令或曰守令已下豈無  
官乎曰治亂之數不存焉

律補

天下有大惡而人習之恬然不怪者娼而已矣甚矣  
堯舜之道不明而陷人於禽獸也人倫之教夫婦有  
別奸淫者罪節義者旌所以扶植綱常者何如而女  
娼故縱而不禁歟伊尹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娼之在天下豈止一匹夫  
一匹婦之不被澤哉且不惟爲天下滅人倫更爲天  
下崇盜賊彼婦之工冶色媚百夫者豈其性使然哉  
良由糞民之爲父夫者迫於饑寒不恤妻女一任奸



人略買別離之後拷掠備至慘毒難堪不得已而後破其羞顏摧殘肢體以苟一時之性命其爲可哀可勝道哉又不惟喪天下之女身亦且敗天下之男德夫男子少時血氣未定不見可欲則志不惑今也坊郭之間公然宣淫筵席之上罔非導欲自非卓然自立之子弟安得不蕩厥心哉其於建學教育之意謂何矣以章教則鑿倫以正典則奸法以推之已則不恕以賊乎人則不仁女媧則怨氣盈子蕩而士行裂故曰天下之大惡也抑尤有當並禁遏者奸宄之徒

造爲房術以鬻於市蠱惑無知傷敗風俗罪與娼均請爲補一律令曰畜娼之主準採生折割人例凌遲處死市房術者准師巫邪術及造妖言例皆論辟庶可與論唐虞三代之治乎



兵農合一議

兵農合一法昉於井田其善蓋有三焉一曰兵寓於農而兵不囂一曰餉出於田而餉不匱此人之所嘗言也愚又增其一說曰計井出兵其兵常強而不弱所以然者何也力作之夫其筋骨習於勞而常健襍穡之俗其耳目安於武而無文老弱不待汰而自汰虛冒不待清而自清而又農隙講武四時校閱有以教之法有以作其氣且同井相親患難相救率然之勢易成備茲數者雖太平既久而不趨於弱非後世



一切兵制其始雖強其終不免於弱者比也然井田  
既湮後世必不能復然則何以善其計而後可愚嘗  
竊思之井田之不復雖不能盡天下之田而井之使  
如成周之世顧何不可使民之爲兵者必盡出於田  
而無不井哉今誠使計兩京衛及各州縣隸籍之兵  
若干從田而出應用井若干隨地方所在擇田而授  
之或得之民間或得之屯籍至於計井出夫則當兩  
倍其軍以爲更番休息之地免其稅糧併無古者什  
一之征是則天下之田雖不皆井而軍之出於田者

無不井此亦井田不得復而姑復此以善兵制焉耳  
或曰成周之制盡天下之田而井之始得成六鄉六  
遂之軍今欲田不盡井於軍數寧無缺乎曰此不可  
以口舌爭也須按籍而稽之蓋古今異宜古一夫耕  
田百畝今百畝之田非五夫不能舉耒矣若制百畝  
之田出兵二名更番休息已在其中如此則兵一千  
當費田五萬畝豈待天下之田盡井而軍始具乎雖  
然兵有坐有行承平之時則皆坐有事之日則番行  
行時之餉必當倍於坐時然則無事皆坐之時或貯



其什一以裕行資當亦有備無患之道也但須領兵之官教耕教戰平日交諳其法又簡大司馬之屬時巡省之廉其官之能否耕之勤惰蓄之盈絀是又在乎任人而非徒任法者矣

分封論

昔有虞以幽并地廣增置三州而設之牧長成周以江漢地遠而命周公召公分左右二陝後世疆域既倍大于虞周然則大封同姓分王天下半如漢高封緣邊諸王得典兵專制國中如明高豈不亦師古遺意哉而論者乃以漢兆七國之難明適為靖難資遂欲因噎而廢食蓋亦未深考其故矣夫漢明之所以失者弊在用周制而未盡周制之善也周制之善奈何一曰王爵不以封也一曰異姓當並建也一曰惟



賢是使也夫皇帝王因時建號非有差等自秦稱皇帝而燹王于臣雖燹王于臣而有王之名自不能辭王之實膺其名而居之久則於人君之體漸近人臣之誼漸疎平時既易僭擬不軌又易號名故王號當兼歸之天子勿以封也親親報功禮當均重不可偏私諸父甥舅若使並膺侯封則同姓之臣亦視異姓咸知各安臣子之分而不敢以尊屬自負異姓之臣亦敬同姓彼此交有所忌而邪念不生故異姓當並建也親親如周召報功如呂畢皆以賢也親而非賢

則尊其位重其祿而不予以民社若舜之於象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勲而非賢亦如之若易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弟優之以金帛故建侯必以賢也王爵革則履霜堅冰之患遠親勲並建則犬牙相制之形成建以賢則屏藩罔不乃心王室是故吳楚諸王若使與鄧絳平陽徹爲列侯而居則七國可不至於亂燕代諸王若使與魏鄭曹宋輩星碁參錯五府何由通謀哉邊封強而天下不流於弱闕國遠而總治不虞其疎王室尊而萬世永賴其輔久安長治



之道或亦有取於此

而萬世未敢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而天下不

取士議

取士之法惟薦辟與科目二者而已二者雖均有所

做然舍是二者更無他道上古之世純用薦辟然虞

延敷納以言已開科目之漸沿至三代建學愈盛其

勢自必趨於科目而不能止是科目之設其始原與

學校相表裏乃後之用科目者反喪學校之實然則

科目之做也吾不以咎科目而先咎之學校則科目

之得也吾亦不必求之科目第求之學校而已矣求

之學校而科目可以更科目即不更而薦辟已寓是



科目與薦辟蓋合而用之庶幾無敝之道也何則學校之制莫盛於成周其教育之法之善不待言矣其取士則升於司徒造之司馬者無不自學校中來也是故侯國建學小學居內大學居外明士自內而外以貢於王朝也王國建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明士自外而內爲起自草莽也今使誠以科目之試試之於學校月有課歲有試三年一升雋皆於學校惟大司成與各學正領其事則試非一日之試而文行之優劣才技之短長無不可昭然見也如此必先定學

校之差等有州邑學焉有郡學焉有國學焉更增一省學焉庶人之俊秀初試入州邑學再試優升郡學視廩增再試優升省學視貢再試優升國學視舉人再試優送禮吏二部視進士遂量材而官之焉如此則學校之試各當用積分例如明初太學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卽得詮選京職方面之例不止取一日七獲之長而有經年歷試之效給紙爲文旣足吐其胸中之奇坐而與言益可信其所得之實此所謂更科目仍不更科目不用薦辟仍寓薦辟蓋科目



薦辟兼用而爲無敝之道也而其要則尤在崇正學  
端實行求古所爲建學育才根本則不惟取士道得  
而人心風俗翕然丕變矣

治河議

天有日月星辰之經行地有江淮河漢之故道不可  
違其常度均也故治河之法禹北播之爲九而賈讓  
亦以放河使北爲上策皆以順河之常爲正也後世  
求利漕輓挽河使南入於淮以通運道失河之性河  
遂屢決爲生民大害有識之士雖憫念昏墊欲復河  
故道終牽制於漕而議不敢發愚嘗經淮上見運舟  
之過黃河不過以數百里言籍意左河在二百里處此  
數百里之地引淮河與南旺一帶相灌通如邗江之



通大江則河既可北行而南漕亦無所礙矣不亦可乎因作治河臆一首但疑南旺以北不知亦用河流貫注其中以通濟寧否蓋未嘗熟識其地勢云爾然考東莞所載治河諸議亦主放之使北謂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於中灤下二十里開濬舊河分道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太清河及古黃河入海亦倣此意然則漕固始於永樂而欲復河道並行不悖如此後之君子有志於灑沉澹災者其可徒泥於漕

而遂不敢講河之故道哉

治河臆

七言

江南長川透 帝京三四千里舟行輕南旺泉濬泰  
山下濟寧流接開封城漕運年年循此道不用荷插  
提長好惟有黃河一段流洪淮聯絡波灑灑倏忽汜  
濫倏忽淤淮安一帶民爲魚 朝廷不惜百萬緡歲  
歲築口障狂瀦勾盡丁夫力作苦民日銜悲河轉怒  
縱使偷得旦夕安轟聲一觸飄新土我思運道用黃  
河不過二三百里多何如將此治河力別鑿一渠通



淮波草茅不識河水性神禹當年事可鏡放之使北  
九道分殺其下流河莫競賈讓上策亦云然泥於運  
道仍拘牽我今鑿渠別有道一聽黃河向北遷九條  
不與河爭地龍門雖駛亦不肆淮水之下少河爭一  
往入海去尤利豈獨濁流患得休清流不復浸高郵  
二三百里新漕水千萬年餘安樂州愁河還北艱疏  
鑿欲成大功奚適莫幾年殫力耗河工何不移來往  
北作我舟過此相地形深謀未能窺在 廷偶懷禹  
賈憑胸臆姑妄吟之待妄聽

漕制議

法之不得不變者以其敝也敝而仍不得變者以變  
而有所牽制也若夫敝矣變而後無所牽制矣則亦  
何吝而不變哉明之漕制自葉淇旣將商引改折而  
鹽法著令如故愚甚不得其解焉間嘗過金壇涉江  
淮惜未詢其土俗未知民之業鹽爲生者若何國家  
之資其利者若何竊以我甌之五場例之其間配商  
引裕國課輸餘鹽完歲解禁私鹽嚴連坐設鹽兵密  
詰捕凡江浙以北宜皆無以異也請卽以五場之敝



者言之竈之困於商也執引而取鹽不償其值竈戶  
亡聊不得已而出於私賣勢不能禁也而奸宄之弊  
滋私販者藉之以牟大利於是有十百爲羣名曰大  
夥私鹽雖官兵遏捕敢於執挺以鬪而盜賊之患起  
間有一二捕獲展轉扳害波及良民官府利窟卽在  
其中吉網羅鉗雉罹者衆而哀怨之氣積天地之和  
傷法敝至於如此然則爲國家者豈不願變而樂於  
爲此哉然且不爲之遽變者何也牽制於商引耳愚  
謂商引自集洪改折之後於鹽法甚不可解蓋直變

之而無所牽制者耳夫鹽引之所以召商者爲開中  
也可解也開中之所以貴商者爲輸粟於邊以資屯  
也可解也貴商則爲商厲私鹽之禁以便商行鹽可  
解也今自改折行而開中罷不復輸粟於邊矣不輸  
粟而仍貴商曷以解不輸粟而貴商徒使商奪竈戶  
之利曷以解仍爲商厲私鹽之禁曷以解愚請以甌  
五場之制變而無所牽制者言之 國家所以資五  
場之利者有二一曰竈丁餘鹽蕩稅之課額也一曰  
商人納引之課額也使變之而於兩者之額課有所



虧損則謂之有所牽制也可使變之而課額無損而厲禁種種仍不得弛也則謂之有所牽制也可今一變而罷商人全課額弛厲禁一無所牽制則亦何吝而不爲變哉夫所謂餘鹽蕩稅之課額歲分上下兩季解省者不關於商也法不待變也惟商人納引一萬六千歲計銀二千七百兩有奇者宜卽按地而均敷之使出之竈戶以足其額鹽聽竈戶自賣如田土輸糧例田旣輸糧而米粟聽民自賣鈔關不復科稅焉如此則商可罷而一切私鹽之禁弛凡所謂奸宄

之弊盜賊之患怨氣之積和氣之傷者可悉得而革矣竈戶安心煎鹽惟欲其鹽之多或自行之他方或俟他方人來販心志安閒手足寬裕出入作息飲食寢處恬然無驚其有不踴躍急公以蚤完引課之額者萬萬無此理也如此則國計反易足而鹽捕之工食可裁推而上之鹺司諸官亦必可議裁併而廩祿之費亦得省矣而且和氣致祥人心悅豫所以迓天休而爲國家萬年有道之長者亦卽在此此愚卽甌場揣度之若是而凡江浙以北之場分豈尚有



懸殊者歟

或曰功績銀歲不下七百餘兩鹽捕除將出之誰耶  
曰此非人臣堯舜其君者之所宜言也夫旣設捕以  
過私鹽宜期人之不犯矣而又責之以獲私鹽爲功  
績此功績豈可勒令有常數哉勒令有常數不幾令  
指不犯者爲犯哉故曰此非堯舜其君者所宜言也  
如必有所不獲已而又欲全吾變法之議則亦惟同  
商引而敷之竈戶彼竈戶喜得免商人之朘削絕私  
鹽之蔓害不啻如出湯火其有尚憚加茲區區者歟

瑞邑時政大略序

昔先正劉公大夏居官寧謝八座願出作州縣長其  
言曰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  
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  
一親民官非素志也由此觀之治縣非小道抑非易  
事也士君子達而在上當爲劉公之所得爲窮而在  
下當志劉公之所嘗志愚才疎識陋何敢妄希昔賢  
之萬一第桑梓之邦生長於斯其間民俗利弊政治  
得失耳目所經知之已稔未嘗無管見於胸中如幸



遇劉公其人弘下問之風亦未嘗不思出而告之也  
因信筆直摭二篇一日要言謂至要之言盡於此也  
一日雜言隨所見爲補救錯雜無序者也譬之醫家  
治病要言者治本者也其目簡雜言者治標者也其  
數繁愚又思劉公昔當巡邊經理糧料初無成畫及  
至境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始得其要領一舉而弊  
盡革利盡興君子成天下事類如此非徒虛懷若谷  
不如此無以得事理之實也然則愚縱不得擬劉公  
之所志如遇劉公其人將不得與邊上之父老比並

歟

要言四則

- 一曰行清丈以定疆畝
- 一曰核乘除以正丁口
- 一曰革掛籍以均賦役
- 一曰正役法以裕田賦
- 雜言二十二則
- 錄十一則

- 一曰廣官渡以防覆溺
- 一曰訪水利以便農作
- 一曰修險要以備倭患
- 一曰制器用以甦坊長
- 一曰議營房以奠民居
- 一曰緩浮費以急先務
- 一曰講古治以勵迷俗
- 一曰明學術以正人心



一曰示旌別以端風化  
一曰任興除以大風采  
一曰議常平以裕農末  
若夫有原之水蓄之於

學道愛人有本之木植之於潔已奉職則存乎其人

各則皆綱目文不錄  
惟存文田規役法議

### 丈田規

獎三一繁瑣擾民民不樂從一廣狹錯誤行之無益  
一申報不允至於中廢

右三弊當去

法五一所用之人一所需之費一明所行之令一嚴  
所犯之刑一酌公私之宜

右五法當用

一所用之人

里長 用 總甲 用 弓手 用 書手 用 筭手 用



公正

用不

地熟

用不

佃戶

用

業主

用不

里總之役有定用之民不驚擾僉報公正地熟求脫板害不勝其弊即以此公正地熟之責責之里總佃戶又何不公不熟之有業主或孤寡或不稔知其廣狹一兼數處之田不能親到即佃戶代之無有狹是否者耳

一所需之費

弓手僱

書手僱

笑手

僱

書筭能兼亦聽

各役口食

草冊紙張

五者之費宜出里總里總以本年現克者作網任統率之勞以十遞並克者作目均供給之費蓋一甲之田各有一甲之里總一甲自丈一甲綱目相承眾舉易舉

成冊紙張

司房公費

解冊公費

五者宜照田出之業戶

一明所行之令

定弓式

公製畫一分給各都

詳誥誠

召各都里總弓書笑到縣又于中借一人作佃教演丈法條教刊書傳布

教丈法

里總弓書笑佃俱在田丈畢即書書畢即笑笑畢即詢佃戶錯甚再丈不可帶回私笑

教并標

佃戶預問業主戶名

專責成

弓書笑佃交有責佃尤重里總差輕蓋佃戶趾田事簡而識稔有公正地熟之實也

嚴覆丈

本都丈訖交草冊官即往設香案告神卜向何方憑箭射某田取覆用別都弓書示不測

竹園預量

卷之三

三



設鉤鉅一縣前一臨覆之都止許首欺

寬戶額盈縮不拘止以新歸彙為據

歸彙法一都先彙一都後合通縣由少至多法簡

革掛籍外邑人田在本縣者隨都立戶隸於

丈荒田註明編賦荒久無主者立一公戶貯之俟墾

定冊式各都先交魚鱗冊候覆丈訖即造小歸

先首行首行之都告教伊始丈法覆法僱費

經承職掌督率里總使轉督弓書筭佃報冊

廣詢僉謀紳衿里老有德望識見高明者端請數人

均有裨益

一嚴所犯之刑

因公擅科斂費議見前至簡易核此外並

覆丈差訛寧嚴毋縱使人不犯丈差坐弓手筭差坐

戒凡差盈縮皆治不專以縮為罪

一酌公私之宜

田禁強扞過戶貧民鬻田價短不願除戶者及大

歸彙委由全額歸彙冊解不允者以田額缺也此非

估有之直白申請使依新額法之正也不然每畝加一厘五十萬畝可得五千畝民亦稱便者



田冊久湮戶無字號官賦逋包賠苦仁政必自  
經界始速行文量始田有稽考故存此規

役法議

瑞安田土瘠薄自古已然又經戎馬之餘人民凋稀  
地利更有所不盡且丈量不行荒蕪之額包賠不除  
爲民上者將思蘓息而咻噢之以養賦源猶虞不足  
况無名之役橫加在田使民至有一日之費十年之  
田而不償者乎何以明其然也夫賦役成書原有定  
制照田克里所職惟糧田中之役已槩徵於條鞭之  
內矣外此有總甲之役以甲爲名則從其甲而總之  
計口出夫此丁身之役也有坊長之役以坊爲名則



科自一坊量有所供亦比閭族黨之遺制也皆於田  
畝無預者也而瑞安槩配之糧里凡有田之家充里  
長者卽克總甲人夫克坊長家伙而又僅責之隅廂  
及九十等都一十九家他里皆不與焉需夫之日每  
家動以三名爲率設或日日相繼旬日遂積至數十  
名者有之且於一十九家之中輪一人催夫其役尤  
劇當官使猝臨兵馬差承繹絡之時強奴悍卒俄頃  
取必鞭挾橫施雖子衿有所不免何則子衿皆以田  
而當總甲故也嗟乎田者 朝廷所以惠養百姓使

之務本爲善孝秀皆由以興者也奈何職爲厲階如  
此夫國家無百年不弊之法方其始也時平地僻星  
輶罕過官有驛站之銀雖里長催募而歲終銷筭不  
妄費民一錢法非不便今則地成衝要而過客繁矣  
官無驛站之銀矣法敝則宜更斷斷如也雖然使更  
之而事有所難猶可諉曰莫如之何耳今若欲更之  
猶如反掌之易亦何憚而不爲耶伏覩 本朝曾頒  
一條鞭無他雜役之令蓋已家喻而戶曉矣則遵  
旨而行革弊之易一也近在永嘉縣總甲夫出城內



牌門平陽縣總甲夫出隅鄉牌門永嘉城大平陽城  
小故也吾瑞大不如永而小則勝乎土俗之便一郡  
當無有異宜同軌之治一郡又不容殊政革弊之易  
二也夫人惟不明乎理耳苟明乎理未有不以爲宜  
然而悅以從之者也古者力役之征不雜於布縷粟  
米成周公旬三日是也唐分租庸調三科有田出租  
有身出庸是也自古迄今未之有改今總甲人夫力  
役之征身庸之征也配之田畝非理所宜出之牌門  
乃理之宜是在爲人上者有以告教之耳告教之使

人人曉然於古先聖王及我國家之成法則必惕  
然有觸於脫戶口及隱避差役之律未有不樂於  
從我者革弊之易三也且役法均則公偏則困不待  
智者而後辨也今瑞雖小以牌門計之城不下千  
室照永嘉例則千家輪夫其視止取給於一十九家  
者相去霄壤矣難易洞若觀火故曰革弊之易猶如  
反掌亦何憚而不爲也

委曲通濟議

天下事有體有用有經有權有法有情有成有漸愚



前所言者體也而未及乎用也經也而未濟以權也  
法也而未通以情也要其成也而未思由漸以幾於  
成也然且必舉體與經與法與要其成者言之何也  
蓋虞夫人之不知有體則不知用之本乎體不知有  
經則不知權之依乎經不知有法則不知情之猶貶  
乎法不知要其成者則不知漸者之猶因民而利導  
之也是以不憚前言之縷縷也今體與經與法與要  
其成者已悉陳矣而所謂用之而濟以權通以情與  
漸以幾其成者將奈何愚且先述人情之疑爲不可

者詳言之而因卽其不可者以求其可焉疑者曰牌  
門出夫可也於牌門中簽一人當總甲人必畏爲夫  
頭而驚避矣此不可也愚請議曰當總甲者難於辦  
無夫之夫不難於督有夫之夫今牌門中旣畏當總  
甲則總甲仍令里長爲之但將牌門隸於里長之下  
籍其夫數遇用則使里長以次撥之是里長但督有  
夫之夫而不至於辦無夫之夫何不可也疑者曰瑞  
安城小恐戶口不及永嘉若照平陽兼鄉夫則又倉  
猝難致官府亦慮稽誤不可也愚請議曰姑置鄉都



勿論隅廂固一體之役也四隅牌門編之使隸四隅  
里長之下四郭牌門編之使隸永丰十一二等都里  
長下皆以次撥之夫籍未爲不衆也何不可也疑者  
又曰雖兼四郭豈能如府城之稠密苟夫繁而城內  
外之力皆不支則奈何愚請議曰往年牌門僉情招  
認五十七名之外悉出牌門是牌門未嘗執逃全拒  
也今但當與牌門約令之曰爾自度一家歲能出夫  
幾何苟輕如周公旬歲用長一名短二名其得辭乎  
必皆應曰諾卽此立定夫簿使隅廂里長掌之正月

朔日自東南一畷里長起從首甲循序挨撥置長籌  
一支記長夫短籌二支記短夫已出夫者籌傳次家  
里長同面書之於簿東南撥畢而東北承之以次相  
週不復齊用一十九坊之里長一歲之內四隅四郭  
苟長短夫不足於用某月某日撥之已盡則十九坊  
里長卽於某月某日起派定日子承值姑照陋例之  
常吾想十九坊亦無多擾矣倘撥而有餘留待次年  
則次年卽從某處止者始不必復從東南始可也此  
亦至輕至便之事至無弊之道也何不可之有奈何



先以五十七名限里長使甲無所及并使甲無里長  
爲之統領一任奸胥無稽之折乾以肥橐而已哉凡  
此皆所謂濟以權通以情與漸以幾其成者豈不易  
行之甚哉但近今之人昏惑滋甚惟知有里長之陋  
規而不知有牌門之正法假如當用夫盈千之時業  
已盡發鄉都及城隅甲戶矣此正合永嘉平陽例而  
兼用之時正宜如永嘉平陽之罷里長然而里長五  
十七名仍取如故蓋亦甚昧於

聖旨憲條及周唐以來力役身庸之大義矣愚是以  
不憚先陳前說立體而此說方着實以求致用焉嗟  
乎爲說如此詳盡而猶冥然不知感奮者其人而在  
上則必學老莊而高拱默無爲之名其人而在下直  
爲良心喪盡而已矣或曰子所言者止總甲一節耳  
坊長家伙抑何如愚應之曰非無策也苟總甲之議  
不我用尚何喋喋多言哉



濬築水利勸義序

古之治田也凡畝澮溝洫封植之宜皆制之自上如周官匠氏相眡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大川之上必有涂不使溝逆地防至於不理孫後世用其意若國家修築道梁及不修隄防之令凜凜皆司牧章也雖然天下大矣幽崖絕壑輪蹄所不經在下者不言在上何由知之雖上之人聞之不憚躬爲董率而經費不能問公帑自非下之人又何以任之吾邑東境距旣游鄉上達永嘉七十里田以億萬計皆待漑於河



河水之蓄洩永則有蒲州堰瑞則龜山湫閘尤係焉  
蓋由地瀕大海旱則閘閉使水不內涸澇則閘啓使  
水得外疏內不涸則雖暘無失漑之憂外得疏則雖  
霽無浸沒之患舊制閘夫二名皆食官廩使時司之  
迨順治十八年 朝廷弃海濱之地以饑寇於是海  
界有築而龜山在界之外閘旣失司湫亦歲深漸壞  
洪潮盪激沙塗壅淤啓閉之處遂成灌莽由是大雨  
一三下濕之區望如巢湖田化爲渚耕不卒穫歲比  
不登國計民命兩病矣今欲議復湫閘非第有事於

湫閘已也必先芟夷其灌莽濬鑿其壅淤力殫財匱  
將何以支義民項其慷慨起事奔走於路呼號求濟  
都人士咸樂推之使執牛耳白之 當事召至庭嘉  
獎而禮遣之立萬人緣薄乞序於予予謂緣之爲義  
取因緣布施乃衲子所望於檀那者也然衲子赤脚  
持鉢朝呼夕應凡梵宇浮圖數千金立致焉他人倣  
之終不能及此曷以故衲誘以福田而果報隨之耳  
嗚呼亦惑矣夫佛捨身以利世何有於梵宇浮圖何  
足爲福田而獲報哉若夫是役也億萬之田資以蔭



焉億萬之命資以生焉其爲福田視梵宇浮圖相去  
遠矣其爲獲報當何如哉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請書之以爲好義者勸

興除造福書序

興除書曷爲而作也感我

巡撫范公碩畫而作也草茅愚賤雖蒿目時艱哀我  
憚人而規畫罔知所措康熙庚戌夏五月 范公奉  
命踏荒持節至瑞廉訪時弊示諭官斯士者宜加意  
興除列其條目凡九而首憫雙穗場之棄壇徵丁失  
業虛賠及役現年徵解攫取民財罔鑿 因令照民糧  
行官收吏解之法雖於失業虛賠尚未 之有裨而竭  
民膏血以供中飽者亦獲甦矣既 公 旆旋省良法



遂爲一署場者混文 鹺司支吾其說 尼而不行愚  
深惜之因思 范公所列九事雖均屬 屬民然其八  
隸邑長賢有司猶畏官箴其有不從令 者鮮矣惟是  
場竈之虛賠既艱於鄭圖之請蠲而現 年之酷規復  
失於趙鉤之摘伏生民塗炭莫此爲甚 其年冬 公  
又檄行清丁惓惓不怠竈困愚益懷感 激因爲作興  
除書以推明公之德意使人知尊信公 法以求濟桑  
梓焉蓋嘗論之雙穗場之興除有三其 一則源也本  
也其二則流也末也從其源而治之則 惟事除害

俟興利然利已莫大於是矣此請蠲虛 課之說也若  
原本且徐圖而惟急其流之末則興者 有二事焉除  
昔亦有二事焉一曰興官收吏解之利 以除現年之  
害一曰興清丁之利以除虛丁之害譬 如負重然民  
負百石重矣又加五十石則重益不勝 去其五十石  
而百石之負覺爲之一輕猶愈於併其 五十石而不  
之去也書凡十五章首四章先明源本 以俟請蠲其  
餘十一章言興除二事甚悉焉雖然猶 有說急請蠲  
則謂收解良法爲非原本然場課有虛 亦有實虛者



蠲而實者徵彼徵者不賴收解之良法乎異日海禁  
大開壇蕩再墾課額如故又不藉收解之良法乎然  
則官收吏解之利又當與請蠲虛課並爲源本之論  
可也書名與除承公示也綴以造福明瑞人之賴  
公福也公佐  
天子鎮雄藩心周兆人遠瑞千里寄其事於長民之  
牧愚人微論輕雖爲此書亦如孟浩然之歸敝廬耳  
何濟焉但異日有詢民疾苦仰思公德者將取公  
前示而力行之則是書委曲詳悉亦未必無當於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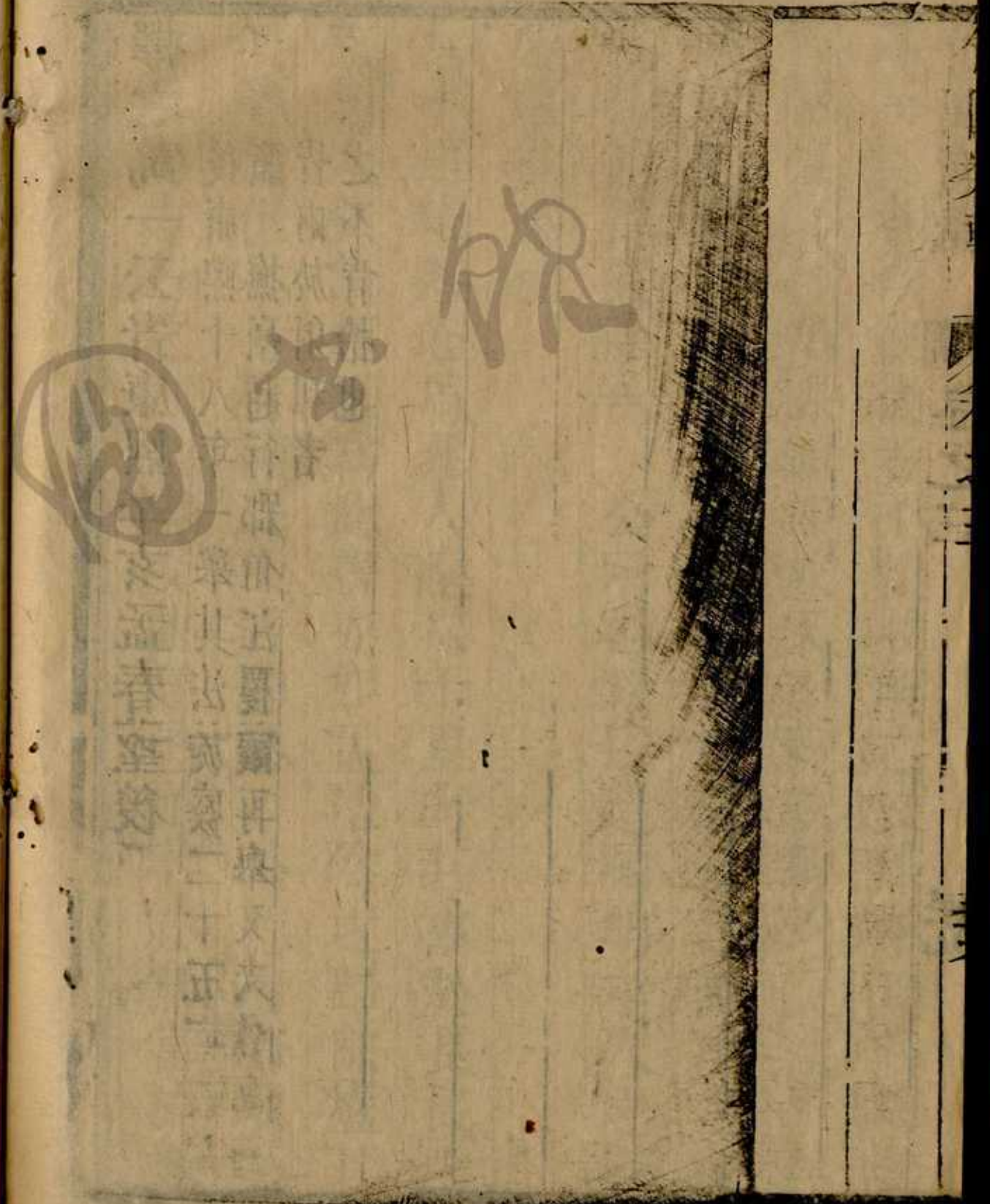
擇之萬一云嘗康熙辛亥孟春望後

後康熙十八年一舉其法旋廢二十五  
額撫臺趙行郡伯汪履巽再舉又六  
皆由於射利者  
之不肯捨也



由制茶龜病篇感 鹽憲詹公作

孟子曰制民恒產又曰禮下取於民有制常產既制而後取之之法加焉然後可正告天下曰惟正之供也雙穗場鹽制何獨不然其始以壇給丁計丁科課是壇因以有丁有丁因以有課也場之廨址前有碑仆地其文曰壇共七千六百七十七方三尺北起自永嘉界南止平陽界西起自民田地東盡水邊是民田地以下之蕩園種豆樹麥者蕩園以下之草棘可刈為薪者草棘以下之沙壇可汲潮曬鹵者無非





竹園類輯 卷之三  
國家所制之產藉以供課者也夫既有此常產矣而又有縣扣之免銀何竈之幸如此耶然亦惟曩昔過叨縣家之免銀而常產遂置不問橫經之子服賈負耒之人將壇地租與煎戶悉聽煎戶之私其腴園而僅收水邊不毛之稅其足供課役萬分之一哉嗟嗟使腴園盡沒而免銀猶存剝落猶未爲甚也今免銀業已如此矣而蕩園又全不隸厥經輸課姓名之下然則輸課者不曰空課供役者不曰空役乎民生塗炭由於制紊如此可見

鹽漕御史詹公檄

朝廷有制猶如日月之行天而百昌咸若其下苟制一紊卽風雨晦冥而物不樵悴者鮮矣在下之人知者不敢言雖言亦無補茲幸 鹽漕御史詹公檄行復還蕩地給與竈丁贍課杜絕軍民雜佔有曰薄用些微之價攘爲已有是使勢豪不得藉口契券也又曰膏腴沃壤租息厚重者盡行併吞是明指蕩園爲說使勢豪不得遷就而指沙壇也又曰不獨侵佔竈產抑且隱漏課稅是明言蕩稅之輕惟竈丁資課則然而非他人所可冒也又曰按戶頒給出帖收執永



杜侵佔之弊又曰勢宦把持請

旨處分决不食言如此諄切何事不成夫自古無百年不敝之法而有應運更革之人穗場鹽制歷明至今壞亂極矣誠不能無望於

維新之朝又不能無待於 翊運之佐者也愚生間一之 京見夫漕運諸軍回空船上謳歌快樂視明

季桎梏數十年不解者何啻霄壤豈非

開國別有弘模而弊剔利興襄贊得其人哉惟我

魯公實時雨降矣

附脚文略節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 鹽漕御

課事照得竈戶其業最苦計丁授蕩藉蕩乃古制也不意法久弊生豪強者開拓其廣弱者身無立錐此竈地猶曰貧富異類興廢常更有民佔竈地大槩乘竈戶之窮急薄用些微之價使讓為己產年復一年遂將膏腴沃壤租息厚重者盡彼併吞其低薄灘塗荒廢不毛者空存贍課且竈地之與民田國賦輕重懸蓋竈戶煎辦當差手足胼胝故課額甚輕而民戶無差徭之累故其糧頗重乃今民佔竈地已屬違制且既不當鹽司之苦差又不充有司之重糧是不獨霸侵竈產抑亦隱漏課稅 本院代巡兩浙志在無弊不除若不亟為釐剔則殘竈終於困窮豪民終於攫利國課終於侵欺合行嚴查為此仰該場查核明白按戶頒給由帖收執永杜侵佔之弊如有民戶管業紳衿勢宦把持挾制請 旨處分斷不食言須至牌者



愚按仁義禮智四團自梅頭至東山計蕩園一  
萬一千七百有奇草棘未墾者復倍其數縣奪  
為抵漁者又若于昔昔制配丁之產也竈免除  
蕩產沒今之士農工商名隸竈籍便頭會之指  
為竈丁空供課役謂之何哉自二十一年  
院督行此牌二十二年張分司請院行府又  
行縣着令丈量分給奸佔者資緣延擱比  
公解任遂寢有心者不可不圖興復庶稱  
廷任土作貢之實以  
免頭會虛賠之累也

### 空竈行

七言

瑞邑人民籍四分曰民曰匠竈兼軍竈籍于中較獨  
瘁先年恩卹耳猶聞每丁免田九畝差役不科又每  
畝免徵銀一分三厘計每丁叻  
免一錢一  
分七厘厥後卹典浸相失時見憚人悲束濕猶賴  
江頭鹵地存桔槔日午逢潮汲當官給引配商人覓  
得蠅頭資此身任土自來應作貢科壇筭課丁相因  
一丁分壇二尺九一錢六分斂非厚丁無定數盡地  
均分時丁萬餘  
每丁分壇二尺九寸徵銀  
一錢六分有奇合課額料得區區尚可支不是取  
之非其有自從



廟謨定海界壇地捐遺鹽爐壞曾奉

恩綸除歲供加之存場名攤派著令實與棄田同幾  
見田棄復輸公只愁茹淡生涯薄豈慮虛供扞軸空  
隔村有場曰永嘉絲課不留宮罷衙惟我瑞場獨不  
然山郭勾丁來賦嗟課綱一千八百餘有蠲有否任  
奸胥蠲者惟何界外住不蠲伊何界內居界內界外  
人何異有壇一時均捐棄相看同是不煎人一蠲一  
留獨何意豈謂蠲文有未明憲檄奉

詔如日晶不信但看配引語無引如何丁可徵

時鹽院蕭

行牌查留課可配商有丁無引仍追糧波及士農與  
引若干實無引可配

工商但見隸籍名爲竈子姓數賠徧受殃何曾有鹽  
說課鹽不道名之不可言界外遷人一時痛內地空  
供十載冤痛者漸甦冤者斃痛蒙恤兮冤尤滯歷歷  
呼天若罔聞哀我人斯亦可憇年年完解塞考成誰  
憐溝瘠冤號聲東家有男賣奴去西隣有婦逐人行  
何須重吊古戰場幾多白骨橫秋霜何須更訊石壕  
吏幾多黑夜踰垣墻追惟  
國家垂鹽制本是正供非民厲因何如此戕人生



當宁聞之應隕涕無名耗羨費百千額外加征烈火  
然留課根苗原爲此例名現年及小年場有五團團  
有十遞一遞  
兼管十遞收解錢糧名日現年各遞輸課名日小年  
小年一年一次催一名費銀六兩現年十年一次催  
一名費銀  
康熙九載戴  
三百兩

聖君薄海內外擁祥雲 天使巡方作耳目單車直  
入野人羣聽得孤兒嫠婦哭停驂問之顛頻蹙道我  
奉 勅來踏荒那曉奇荒如此酷汗令先將片網開  
官收吏解祛民災更燭壇棄徵丁苦失業虛賠字字  
哀更有親民慈父母心切痾瘵軫疾苦四民樂業盡

蒙庥獨恨空嗟棄斥土監門圖繪淚千行欲傍飛鳧

到建章祇恐九閭遙萬里緘書難得達 君王時邑  
趙父

母擬具文  
通詳不果 皇天后土式監臨何年否極泰來尋長

沙有恨空揮涕一字郇模未獻箴儒冠枉着羞泉石

無計能援桑梓溺悲來漫作野人吟惟望 輜軒使

者採風興怵惕

時部額已定當道不爲題疏終輸空課而已比  
康熙八年後海界展壇蕩復有鹽可煎而蕩敢  
腴園復被煎竈各踞及軍民雜佔不給與輸課  
之竈丁雖以 詹鹽院之嚴行無奈還 朝速  
而不竣  
其事也